

賽金化

夏衍看



賽金花

每冊實價壹角五分

著者 夏衍

發行 生活書店

印刷 生活印刷所

版權 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初版
再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

賽金花

夏衍

七場

幕前 (電影)

第一場 「天生了這付愛熱鬧的壞脾氣。」

第二場 「趁火沒燒到身上的時候。」

第三場 「這手是握過飛特麗皇后的手的。」

第四場 「Prosti 咱們漂亮的軍需官！」

第五場 「跟她說西施和昭君的故事。」

第六場 「西太后沾了你的光。」

第七場 「可是，他們給她的報酬呢？」

人物

立豫甫 (山)

孫燮臣 (家鼎)

賽金花

德曉峯 (馨)

盧玉芳

金榮爵

程璧

顧媽

孫三兒

哈德曼

漢納根

瓦德齊

廷雍

樊侗

魏邦賢

李鴻章

蔭午樓

(昌)

徐壽朋

克林德夫人

小七

其他大官，妓女，軍官，僕役等多數。

時代

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月至一九〇五年四月。

地點

北京。

幕前

（電影）（溶明）北京城遠景。

——（化入）城樓近景。

——（化入）破碎褪色了的黃龍旗，風雨吹打着。

——巨炮口，發射。

——黃龍旗。

——巨砲，發射，烽煙。

——黃龍旗漸漸地降下……

——烽煙，羣衆喊聲。

——黃龍旗。

(疊印字幕)「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在

北京」

砲聲。

(化入)(疊印字幕)「悲劇時代中的一個喜劇的插

曲」

——炮口，猛烈地發射，烽煙。

——黃龍旗漸降下(溶暗)

幕後放黃煙，至觀衆能聞到火藥味時，幕漸漸啓，哄飲歡唱之聲可聞。

第一場 「天生這付愛熱鬧的壞脾氣」

時：一九〇〇年，舊曆五月初旬。

處：戶部尚書兼佐北洋軍務立山邸的書廳。

精緻典雅的廂廳，正面上首一張花梨大炕，炕上邊掛着一幅工筆壽星畫像，兩邊是蟠曲玲瓏的一堂樹根几椅，中央是一箇紫檀雲石面的百齡台，台上陳列着許多銅器玉件畫冊，左側上方是豐富的書架，下方一帶玻璃窗，窗

外茶廳架；右側上方有門，通至正廳的廊下，廊下遍懸有金壽字的紅紗燈，正中有寶珞的大保險燈。

幕啓時，正廳燈光輝煌，人聲嘈雜，猜拳行令與絲竹清唱之聲不絕，立山偕孫家鼐讓地從廊下登場。立山，蒙古正黃旗人，高個兒，亢爽中有名士氣。孫家鼐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人帶走帶講：

……這可難怪他們要叫我們半開化國啦，現在假如朝廷肯廢科舉，開學堂，那麼十年之後……

讓坐，二人坐下，家人敬茶煙，侍立。

辦學堂，開民智，當然要緊，可也有一層流弊，兄弟在天津的時候，也曾到洋務局辦的學堂去考察過一下，覺得那些學生成天的在那兒講究什麼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律，滿口的都是革命流血，平等自由，所以兄弟以為要辦學堂，也先得將這些書籍禁止，不許學生私看，否則將來造成的恐怕不是人才而是反叛。

這當然是變翁的深謀遠慮，可是兄弟倒以為造成反叛的該不是什麼民約論，法律，而是那些在民間流傳着的荒唐的稗官野史，譬如這一次山東和天津的教案，那些義和拳開口就是梨山老母，齊天大聖，閉口又是白玉堂，黃天霸，一派妖亂迷信的話，滿布在官民心裏，這倒是一件大大可

慮的事情……

孫

豫翁講得很對，可是……

（另一家人從走廊登場，將一大

束從內廳收下來的緞軸金字之類交給侍立着的家人，孫轉換話頭）太夫人近來更清健了，真是聖朝人瑞哈哈……

……
託變翁的福。（回頭向家人）來！

立

是。

僕

外面伺候把門帶上了！

立

是。（退，門帶上）

僕

立

（低聲地）變翁可知道目前朝政，快有個非常大變，咱們皇上恐怕不免要做唐中宗了！

（愕然）……

孫

立

就爲了義和拳的事情，老佛爺跟皇上又起了很大的衝突，瑞邸跟老剛又在從中挑動……方才變翁說有話跟兄弟講，可是衙門方面有什麼新的變化？

孫

（有點狼狽）不，兄弟要講的倒不是衙門里的軍國大事，而祇是一個班子裏的姑娘的事情。

立

（吃驚得站起來）嚨，那倒是新聞，咱們的孫尚書也有這樣的雅興！哈哈，那一個班子……

孫

（搶着）豫翁別跟我老頭兒開玩笑！方才跟太夫人拜壽

的時候，扶着太夫人的不是一個旗裝的姑娘嗎？大家叫她賽金花的。

立

對！變翁真是好眼力！那是德曉翁跟兄弟最賞識的姑娘，今兒特地從天津趕來的。嘿，名滿江南的賽金花，那個不知誰個不曉的出使俄德荷奧四國欽差大臣夫人……

孫

（解嘲地咳嗽）……

立

（想到）啊啊，多喝了一杯酒，兄弟失言了！洪文卿星使跟變翁是通家至好……

孫

（攔着）別這麼說！就是爲了這文卿兄留下的罪孽，文卿嫂夫人兩次三番的從蘇州來信，要兄弟跟陸潤老制止她在京津一帶招搖，可是現在天津鬧着教案，亂烘烘的又不能去，事情就耽擱下來，可巧今天在這兒碰見了她……

立

哈哈，想不到在這樣的時世，變翁還會這樣的認真！變翁一個班子裏出身的姑娘，又年輕，又愛熱鬧，加上到過外洋，有了跟別的娘兒們不同的見識，你要她局促家鄉，那不是……

……

孫

（苦笑）焚琴煮鶴，這本是煞風景的事情，可是（打拱）

還請豫翁海涵，讓兄弟跟她講幾句話……

立

好說好說，我就去要她來，（欲走，又停步）可是，說也奇怪，這姑娘不僅能夠顛倒衆生，就是女太太們也喜歡跟她……

往，方才見了家慈，就像天生的緣法似的親熱非凡，可不是嗎，聽說她在德國做欽差大人夫人的時候，那邊的飛特麗皇后也是三天不隔二的召她進宮去談話……

唔。（多少有不豫之色）

（見機）好啦，熨翁請寬坐，兄弟去帶她來。

費心得很！

立下，孫躡到古玩架前取一件銅器摩挲，前應歡笑，振謔之聲大作；孫有感慨之態。廊下有竊竊談話之聲，一個杭椅子弟和另一商人模樣的且談且走地登場。

甲 這事情總得請世兄在令尊跟前加意吹噓，將來事成之後，兄弟一定特別的報効！

乙 包在俺姓張的身上，你知道家嚴跟蓮公是八拜之交，他們又都得老佛爺寵眷，說上去的話沒有不靈，莫說一個小小的江海關道，再大一點的也沒有問題，（孫未被他們看見，進退兩難）祇是……

甲 這還用說嗎，（瞥見孫，突然的語塞，對乙用目示意）

乙 （回頭）喔，孫老伯！

（咳嗽）原來是蔭世兄！

乙 （狼狽，勉強地）今天天氣很好！

甲 （湊上去）哈哈，沒有下雨！

孫 立太夫人真是好福氣！
甲 真是好福氣！

孫 (咳嗽)
乙 (重重地咳嗽，吐痰)

甲 一陣笑聲，立帶賽金花從廊下來。

賽聲 你說啊，那一位孫大人？

上場，見孫家驛，賽笑容頓斂，立刻故作鎮靜地向孫請安。

賽 跟孫大人請安，太太跟少爺小姐們都納福。

孫 託姨娘……(咳嗽)託姑娘的福。

甲乙趁機下場，互相做一鬼臉。

立 變翁寬坐，兄弟到外面去招呼一下，一會兒就來。

孫 (拱手)請便。(對賽)請坐。

賽 大人面前，那有我坐的地方。

孫 坐了好講話。

賽 謝大人。(坐下)大人那兒可有蘇州府上的來信？太太姨

太太少爺跟德小姐一定是……

孫 唔，很好，你還不忘記德官他們，可是你也記得我跟陸潤庠

大人和你在紗帽胡同講的話嗎？

|賽| |孫| |賽| |孫|

完全記得，一點兒也沒忘記。

可是你已經違背了當時講好的條件。

大人所說的是那一條……

那時候跟你講定了三個條件，第一，在短時期之內不准上京師來，這兒的熟人太多；第二，今後不准用富彩云和夢鸞這兩個名字做標榜，替你老爺留些體面；第三，除出遺囑上的五萬塊錢和首飾衣服之外，今後不准再向洪家需索……

|賽|

一點兒也不錯，我全遵守着，不遵守的倒是洪家跟替我們居間的（使一眼色）孫大人！

（站起來）你講什麼？

|孫| |賽|

第一，我離開北京已經六年啦，「短時期之內」已經說不上；第二，我現在叫賽金花，並沒有用彩云和夢鸞的名字；第三，壓根兒我就沒有拿到老爺吩咐給我的五萬塊錢！大人總知道那位叫洪鑾的姪少爺回到蘇州之後，就昧了良心，把款子私自吞了，藏匿起來不見我，我四下派人找，也沒有找着他，第二年冬天，在上海馬路上碰見他，他支吾着說：「新嫂子，您放心，轉過年一定給你，」可是轉過年他又躲遠了，爲了這件事，正想向孫大人喊冤啊！（質問似的）大人，我犯了那一條？

|孫

(語塞)那是你自己不是,我現在要跟你說的是你不該再到京津地方來搭班子,況且,像你現在一樣的奇裝異服,招搖過市,被別人當作國家將亡的妖孽看,你老爺的面子也給你丟盡啦!

|賽

(幾分誇張地笑)嚅嚅嚅,大人真是愛說笑話,好像整個兒天下的衰亡,完全是娘兒們的衣服穿壞了似的!嚅嚅……就在北京吧,妖孽可真多得很吶,上面從老佛爺……

|孫

(大聲地)呔,閉嘴!

|賽

(抿着嘴嬌笑)閉啦。大人還有什麼吩咐沒有?(扭着身子欲走)

|孫

(命令似的)你得很快的回南邊去,否則……

|賽

否則又怎麼樣?

|孫

否則叫五城攆你出去!

|賽

謝大人!賽金花等着攆吧!(打一個千回身走。未及門口,立山扯着盧玉芳興冲冲地進來。)

|立

……這一刻兒也等不得,跟您說孫尚書有話跟她講……

(與賽遇)喔,好極啦,這是上次跟您講過的盧玉芳侍郎,知道您在這兒,特地趕得來的。這(指賽)就是大名鼎鼎的賽金花!

|賽

跟盧大人叩頭。(行禮)

盧

別多禮吧，滿個京師都在講着您的名字，緣淺得很，直到今天才見到……

德

立山見孫家鼐爲難狀，很快地過去招呼，孫家鼐告辭。此時德曉峯拿着一瓶洋酒醉醺醺地從門外進來。

找遍啦，找遍啦，我還當你賴酒，原來在這兒跟賽姑娘見禮哈哈……再喝一杯。

孫

（放響嗓子）玉芳世兄，曉翁請寬坐，兄弟失陪啦。

德

喔，煥翁想不到，也在這兒喝一杯！

孫

多謝多謝。（立山陪孫家鼐下）

德

（望着孫的背影）怪啦，孫老頭兒……唔，（望賽看着）

跟你講了些什麼話？

賽

（故作感慨）承諸位大人看得起，本來想到京城裏搭班的，可是現在看模樣兒已經不能夠啦！

德

什麼？孫老頭兒跟你講了些什麼……

賽

他說我在京津地方招搖，要叫五城攆我出去！

德

笑話！天津的義和拳跟洋人鬧得這麼凶，在總理各國衙門行走的孫老頭兒不跟洋人辦交涉，倒在娘兒們身上發脾

氣……

盧

（笑着）正因為不敢跟洋人講話，或者在洋人面上受了委屈，才在姑娘們頭上來行使威風！

賽

德

（含情地望着玉芳）盧大人講得真對！

可是，你放心！（立山上）有咱們替你撐腰，什麼都不怕！老佛爺也聽咱們立大哥一句話，對啦，高碑胡同的地方倒很不錯，反正天津亂烘烘的住不得，火車能開到那一天也說不定，倒不如趁機會搬到這兒來……

立，
盧

好極啦，一定這麼辦！

德

（對家人）來看酒，（回頭）咱們先在這兒替賽姑娘……

……

盧

（望着賽，走近一步）初次相見，本來是不該講的，咱們雖則聽了很多賽姑娘的故事，可是揣情度理，好像沒有一些兒真話似的，假使可以，倒很想知道一點兒……

賽

（帶笑地）不，盧大人！今兒是大好日，誰個兒都該替老壽星快活一下，這樣的事，講了——（惆悵低頭）叫衆位大人不愉快！

立

（望了望大家）這倒不妨，這兒沒有外人……

德

到底是玉芳有主意，這樣好的故事，從來也不會請教過。

賽

（對盧瞟了一眼）別的倒不妨儘讓人家說，就是對我跟洪家走開的那件事，到現在我還覺得不會做錯。老爺死了不滿兩個月，太太就請了剛才的孫大人和一位陸大人跟我講話，說我不安靜，對老爺沒良心。那時候我說過，「陸大

德 賽 盧

人說我沒有天良，其實正因為天良發現，才一點兒也不裝假！老老實實的求太太放我走，這並不是故意鬧别扭；老爺待我好，我是個人，那有不知道，半路丟我死啦，當然很悲傷，在七裏願意守，那也是真心話，那時候我也想替老爺爭口氣，圖一個好名兒，可是天生就我這一付愛熱鬧尋快活的壞脾氣，（漸漸地興奮起來）事到臨頭，自個兒也做不了主。老爺死了，沒人管束我，我自個兒又管不了，硬守着，鬧出什麼不好聽的話來，那才真的對不住老爺，我不能裝假幌子騙人，騙自己，不如直捷了當，讓我走，好歹死活，不干姓洪的事！諸位大人覺得對嗎？那時候……

（豎起大姆指）了不得了，不得了！

那時候我是二十歲，我不懂得為什麼要守，又那兒能守啊？（熱情地拍着賽的肩膀）真是百聞不如一見，說得出，做得到，巾幗中的大丈夫，找遍大清沒有第二個！方才的一段話，真是至理名言！

這才叫發於至情，出於本性，痛快痛快！

（對盧）玉芳！這次要她到京來，本來是我的主張，但是她在這兒熟人很少，沒人替她拉場子，不是冷落了她的嗎？老爺跟我是至交，這種地方就該幫忙一下，表面上說替她拉了場，實際上還不是幫了咱和豫甫的忙嗎？

立 德

我新來暴到，沒有熟人幫襯，全靠衆位大人賞光！

（笑着）慢着，替您請客，也總要有個名目，今天立大人，你們有交情在先，照南方人講話，替相好捧場，是名正言順的，像我是局外人，請了客，即使立大人不鬧酸勁，外人說起來也不好聽，沒有名義的事，我可不幹……

那有什麼……

（搶着）名義，我倒有，不知道盧大人嫌不嫌褻瀆，假使不嫌棄，（嬌笑）你就認我做個妹妹，那時候……（哈哈地笑）

（大笑）好極啦，但是兄妹稱呼，還是不好，不如直捷痛快，地認爲兄弟，（望了望她的旗袍）那就脫略得多了！我明天就發帖子，後天……

別這麼急，兩天之內能做得些什麼，我的意思，倒不如先讓她到天津去收拾了班子，省得再在天津耽烽火……

曉翁的意見很對，但是今天不妨……

（興冲冲地）來，拿筆硯和一個金蘭帖子……

什麼，玉芳，你真的要換譜嗎？我看這種麻煩，倒大可省掉了。況且……

那不行，不做便罷，要做一定要像個樣兒。

（凌趣似地）剛才的話，是和盧大人說說玩兒的，大人爲

賽

盧

德

盧

立

德

盧

賽

立

盧

賽